

2025.10.06

## <<半屏山下的童年>>

王清霄

那是 1978 年中秋節前的左營火車站，我剛剛看完住在高雄的女友，坐火車北上，準備去美國留學。車到左營暫停，窗外正對著一根柱子。柱子上面寫著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何必單戀一枝花」。那紅色的字跡，像是仍然流淌著鮮血的傷口，在鐵柱上無聲的嘶喊著。希望戀人仍能歸來，破鏡仍能重圓，不願意走那「踏破鐵鞋覓芳草，驀然回首一枝花」的苦路。苦命的失戀人，頗引人同情。想著自己年輕的愛情，不知出國後，是否仍能維持，車廂驟變得恍惚了起來。遠遠望著煉油廠漸漸遠去的火炬，那擎天一柱，矗立在蒼茫的大地上。燒著那燒不盡的油氣，在漆黑的夜空裡，像是指引人生的燈塔。

半屏山下的高雄左營煉油廠，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。爸爸在 1946 年，就來到了高雄煉油廠。那時台灣剛光復不久，煉油廠也剛從日本人手裡接收。媽媽是海軍護士，乘軍艦來到高雄，在陸軍總院上班。經人介紹，嫁到了高雄煉油廠。爸媽生了我們兄妹五人。鄰居也都是人丁興旺。今年我生一個，明年你生一個。後年我再生一個，大後年你再接再厲，又來了一個。那是個「生產報國」的年代。煉油廠宿舍的圍牆外面，每天早晨都可以聽到海軍吹起床號。還有那雄壯的軍歌，唱著「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陸去」。

半屏山前面，有一個湖可以划船。假日遊人如織，宛如觀光勝地。記得 1960 年的某一天，太陽系的五大行星連成一線，出現「五星連珠」的奇景。那天晚上，半屏山的湖邊、山上，真是人山人海。地上的盛況，絲毫不輸天上的奇景。天鵝絨般的夜幕中，天上一顆顆清晰無比的夜明珠，在璀璨的光河中，閃閃的亮著；而地上一顆顆黑乎乎的腦袋，手指著天空，口中咋咋呼呼地鬧著、笑著，度過了一夜。

離半屏山不遠，還有一個座電影院。有一次，哥哥帶著我和弟弟去看電影。走了半個多鐘頭到了電影院，卻發現電影票被我忘在了家門口穿鞋的臺階上。三人只好又默默的走回家。宿舍區的福利社，更是我們經常流連忘返的地方。福利社的冰棒，多年後還聽海軍的朋友說，小時候常常到煉油廠去吃。有紅豆的、綠豆的、鳳梨的、芒果的，五花八門，無奇不有。離福利社不遠，原有個小餐廳。後來改建成溜冰場，可是竟然無法結冰，只好又改成了保齡球館。

舍區還有一個游泳池，是我每天下課後必泡兩三個鐘頭的地方。也因此，我曾代表學校參加高雄市的游泳比賽，拿過兩次銀牌。那裡有大、中、小三種池子，適合各年齡層。煉油廠的游泳池，是台灣當時唯一符合奧運標準的游泳池，後來也成為訓練游泳國手的基地。此外，煉油廠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，培養出不少年青的高爾夫球選手。在當年物資缺乏的台灣，煉油廠真如

流奶與蜜之地，人間的世外桃源。

煉油廠的宿舍圍牆外，還有醫院、菜市場、和教會。醫院是出生離世之地，菜市場是餵飽肚皮之地，教會是餵養靈魂之所在。醫院很少去，市場常常去，教會週日一定去。每個星期天，媽媽總會和幾位鄰居媽媽，帶著各家的孩子們上教會。我們這幾家人，後來即使搬到台北、美國，仍時常來往，成了一輩子的朋友。

煉油廠的學校在高雄堪稱首屈一指。原本只有小學，後來增設了初中及高中——小學叫「油廠國小」，初高中叫「國光中學」。高中升大學的升學率極高，堪稱雄霸一方。社區裡還有座圖書館，也常是我們週末消磨一整天的好地方。

大學畢業後，我赴美留學。取得博士學位後，工作期間，經過朋友的介紹，認識了一位從阿根廷來美國探親的女孩。她那清澈的眼神，高高的鼻樑，白白的牙齒，淡淡的微笑，像是春風拂過了我那沉寂了多年的一顆心。霎時間，雜雜花生樹，群鶯亂亂飛，小鹿蹦蹦跳。一種神奇又美妙的感覺頓時充滿了我，使我又活了過來。一把火炬驀然燃起，照亮了另一個世界。他們那群人，先從台灣移民阿根廷，又再從阿根廷移民到美國，因此自稱「阿美族」——是浪跡天涯的地球村原住民。

此後數月，我每兩星期開車 600 多公里，從水牛城到紐約去看她。她回阿根廷後，我又從紐約飛了一萬公里去阿根廷找她。比起萬里尋夫的孟姜女，似乎也不遑多讓。在南美洲追了三個月，總算大功告成。然後我們到加州結婚生子，成家立業。融入了異鄉的生活。好像一滴油，匯入了另一個大陸的脈動，我們終於在天涯海角紮根。

父親於 2007 年過世。母親也於 2025 年走了。我曾為文紀念，說媽媽的一生，像盪鞦韆一樣。從南盪到北，從西盪到東。最後，又輕輕地從這個世界，盪到了天上。百年光陰，悄悄地就過了。

## 風起時

風起時，妳輕輕盪起  
如燕南飛，越山越水  
白衣飄飄，照影黃花崗前  
一別家鄉，半世飄蓬  
兒孫嬉笑中  
妳仍輕推那舊木鞦韆  
「再一下，好嗎？」

笑語盈盈，繫住童年的風  
萬里雲程，幾番遠行  
舊時離愁，新月同憐  
腳步，量遍四海春秋  
心念，從未離開家園  
今朝鞦韆停  
人歸寂靜，雲影低垂  
風過枝頭猶未止  
餘音猶在，風裡仍有妳的低語

煉油廠於 2015 年關閉。如今火炬已熄，父輩長眠。唯有半屏山，用玄武岩的沉默，依舊鎮守著我們燃盡的童年。所有的答案，都封存在左營的晚風裡——沒有追問，只有飄零。

### 夜別左營

夜別左營月光寂，油廠天柱火焚天  
半屏山下槳聲輕，銀河猶見五珠連  
平野星垂客愁新，天涯芳草何處尋  
尋尋覓覓求芳草，一枝花開南美洲  
生兒養女創業苦，此身已成異鄉人  
半屏山外日已暮，炬影沉波化暮煙  
童稚星散重洋外，故園夢碎槳聲斷  
白首猶憶半屏山，銀河孤月共愁眠